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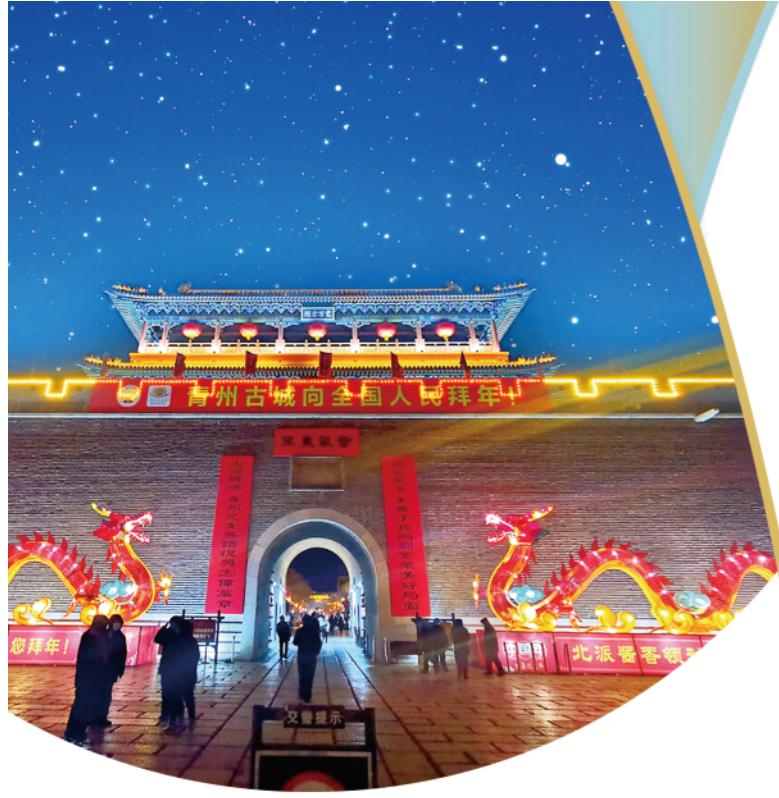
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风华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刘辉



永远的“海岱明珠”

□郭书辰

东方主春、主木，故曰青。古“九州”之一的青州，因其东北据海，西南望岱，地处渤海与泰山之间，素有“海岱惟青州”之说，亦有“海岱明珠”的美誉。我的家乡就是山东青州，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，一处烟火人间、温暖肆意的炽热故土。

记忆里的青州，诗意而温婉。范公亭前的牡丹、顺河楼旁的垂柳、云门洞里的雾霭、魁星楼头的钩月，在岁月里纷纷沉淀成一种固执的思念，都是我无数次梦到的场景。犹记儿时，每次上学、放学，都会绕道去踩一踩古城遍布“皱纹”的青石板路，周末会约着玩伴去李清照故居嬉戏，或在范公亭公园的草地上追逐打闹，要么就一路攀爬云门山到“人无寸高”的大“寿”字下，再就是到有“小大博物馆”之称的青州博物馆来一场时空对话……这座古城，就像一尊拈花微笑的文物，穿越了金戈铁马，淡漠了朝代更迭，一直保持着自有的低调与安静，却无法遮住深深的魅力。

长大后，离青赴京，先是求学，后是工作，忙起来连着几年不能返乡，但对青州的眷恋与日俱增。后来，我慢慢意识到深爱着青州，不是因为她的繁华、她的辽阔，只因我生于斯长于斯，浸染着她的灵气，接纳着她的大气，浩荡着她的正气，鼓舞着她的底气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便是这般。

思绪随返乡的列车缓缓刹住，“青州市站”四个大字映入眼帘，心情蓦地跳跃起来，久违了，我的家乡！

出租车载上我，横穿古城那段颠簸却古朴厚重的石板路，途经人潮熙攘的范公亭和博物馆，跨过碧波荡漾岸柳扶风的南阳河，记忆里一条条原本通畅宽阔的道路，如今竟因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显得局促起来。堵车之余，出租车师傅便同我聊天消遣，他说：“现在咱青州不一样啦，疫情结束后旅游业复苏，宣传力度越来越大，文化活动越来越多，大街小巷都是过来玩的外地人！我从早到晚是一住不住，虽然有点累，但心里真恣！”

感受着师傅的心情，我把目光投向窗外，前后拥堵着的车辆大都挂着外地车牌，远望去古城的街巷里烟火升腾、人山人海。“以前老青州有南楼夜雨、驼铃千寻、花林野趣等十大景，现在可远远不止这些啦！古城、云门山、驼山、博物馆、井塘古村、黄花溪这些景点都得提前预约才行，咱们青州可是又火起来了！”师傅的话语中透露着骄傲，让我不禁想到“文化自信”这个词，内心也不自觉地小开心了一把。苏辙对青州曾有诗云：信美东方第一州。这，也许才是对青州最好的诠释吧！

假期忙忙碌碌，虽然短暂，却无比开心。我开心于家乡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，古城的历史人文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，青州旅游业发展得越来越迅速，青州人民的自豪感越来越强，“千年古城新崛起”的底气和力量越来越足。当然，也开心于自己的儿时记忆如今可以与游人共享，大家可以在感受古城文化的同时，把她潜移默化地传承下去，然后慢慢生长起来。

一次匆匆往返，却让我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：青州长青，古城不老。“海岱明珠”这个极具年代感的称谓，应该一直一直用下去，历久弥新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，继续绽放她璀璨的光芒。

家乡的扁豆

□陈希太

毛大姐家的菜园里种有很多蔬菜，秋日，每一种都郁郁葱葱的，但我对高架上的扁豆情有独钟，紫色的扁豆花在凉风中舞动，显得楚楚动人。这让我又想起了家乡的扁豆，那是几十年前的记忆了。

我小时候常住姥姥家。姥姥家的小菜园里，每年春天都会种一畦扁豆，姥姥、舅舅爱吃，我也爱吃。那时候舅舅还未长大成人，种扁豆的活都是俺娘干。把土松好、浇好水，把一粒一粒的扁豆籽用手指按入湿漉漉的黑色泥土里。扁豆籽是早几天用温水泡好的，待到将要发芽时才拿去种，这样种下的扁豆成活率高，出土快，不几天就都拱出了芽。

春天越来越暖，扁豆的茎叶也越爬越高，神奇地开出了蝴蝶形的紫色花，在春风里生动地开放，就像活灵活现的紫蝴蝶。这时候蜜蜂来了，它们一授粉，就会长出如玄月般的扁豆了，蝴蝶也飞来凑热闹，像在与扁豆花比美似的。

到了盛夏，密密麻麻的扁豆藤蔓爬满了整个扁豆架，花蕾也挺立在最顶端摇曳。扁豆既已成型，过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下锅，上餐桌了。

扁豆的味道，我百吃不厌。幼嫩的扁豆舍不得摘，只有到了不老不嫩的“青春期”，扁豆角长得丰满圆润，才小心摘下，放进准备好的篮子里。采摘完毕，快乐的心情已经盛满竹篮，我的任务就是挎着装满愉悦和丰收的竹篮跟着姥姥回家。

炒扁豆是姥姥的拿手菜，其刀工无人能及。把扁豆切成细丝，佐以花椒、姜丝，少量的酱油，先大火，后慢火收汁。炒扁豆必须炒熟炒烂，才香才糯，入口带有一丝甜味和一丝苦涩，但口感好极了。

长大后因求学工作，我去过好多地方，也吃过不少扁豆，味道各有所长。但家乡的扁豆，特别是童年的老味道，无法超越。每次想起家乡的扁豆，我就想起那在枝头盛开的蝴蝶般的紫色花朵，迎着春露、迎着夏雨，迎着秋风，尽情开放。

在竹子里“种”乡愁

□赵自力

这几天，父亲有空就给我发些老家的照片，比如小鸡破壳了，嫁接的果树开花了，每一张照片，都拨动着我思乡的心弦。

“猜猜这是什么？”一天，父亲又发来一张照片：一片土地上有个地方隆起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。“嘿，看不出吧？这是竹笋，个头非常大。”见我一时没猜出来，父亲兴奋地说，“我跑到林场去挖的竹根，今年总算出笋了”。

以前，竹子在老家很普遍。小时候，小孩子们有空就往竹林里钻，爬竹竿，掏鸟蛋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后来到处建房子，就把竹林毁了，竹子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父亲提到竹笋，一下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于是周末，我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。

还没下车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喊我去看竹笋。屋后是块荒地，父亲用篱笆围了起来，粗看没什么，细看真有不少竹笋。我禁不住摸摸那竹笋，尖尖的嘴，还有许多“胡须”，胖嘟嘟的样子实在可爱。“这么胖的竹笋，肯定好吃。”孩子调皮地说。“嘿，那可不行。”父亲连忙说，“等以后成林了，你要吃竹笋，爷爷让你吃个够。”我们都笑了，看着那些刚钻出土的竹笋，仿佛眼前已是一片竹林。

“过去砍树，现在栽树。”父亲和我聊了起来，“现在日子好了，但总觉得还差点什么，大家就想到‘种’风景。”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回家途中有人在田埂上种树呢。“以前村里的竹子又多又大，十里八乡都羡慕。”父亲接着说，“你们小时候常常钻进竹林里玩，那是你们的乐园。后来竹林毁了，现在想起来多么可惜。”父亲说，他就想着去种竹子，竹林成片了，孩子们又可以钻进去耍了，同时也成了风景。

父亲在老家种竹子，慢慢“长”出乡愁来。从此，承载乡愁记忆的竹子，也“长”在我们心里。

